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信仰与探索

陈先达自选集

陈先达◎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XINYANG YU TANSUO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信仰与探索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陈先达自选集



陈先达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探索:陈先达自选集/陈先达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430-2

I. 信… II. 陈… III. ①陈先达一文集②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49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XINYANG YU TANSUO

信仰与探索

陈先达自选集

陈先达 著

项目统筹:杨小兵	责任编辑:杨小兵 张慧芳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 @ 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0.5 插页 1

字 数 358 千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克思主义，能有马克思主义这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

选编的部分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有很强的生命力，批评了有的论者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为理由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也指出，我们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主义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研究主题。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但他们研究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研究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走向，却是不可推翻的真理。

当然，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发展，尤其是需要与各国的实际相联系。所以，选编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特别注意。在一些文章中对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等进行了阐发。选编文章还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做了论述。因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分配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使得有些学者以此为据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选编文章也关注某些西方学者宣扬马恩对立、采取扬马贬恩等反对和歧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和观点，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通过撰著《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

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通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尤其是马克思逝世后继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予以浓墨重彩的论述，有力地反击了马恩对立的观点。

下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今时代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和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为主题。在理论领域，无论是国际或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特别是它的某些基本观点，争论很激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今时代关系中一个重大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成就是否表明以19世纪40年代三大发现为主要依据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已经过时？不少西方哲学家包括国内有些学者都以科技革命为依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选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一文比较深入地探讨和回答了这个问题。此外还对不加分析地把当代某些西方哲学思潮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或以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做了回应。在《毫不动摇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及其当代价值》、《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和《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唯物史观》等文章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成就的分析，突出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变革的伟大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中的重大问题及其现实意义力图做出正确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它不是抽象真理的编纂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真理，它要求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

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全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理解和贯彻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的指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责任》和《重视人文科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中，对这些重大问题都做了力所能及的论证。

选编的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各种错误观点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坚持文章的学术性，并力求贯彻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原则。由于作者水平局限，其中论述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2006年金秋于人民大学宜园寓所

我与哲学

对我来说，闯进哲学殿堂纯粹是偶然的。我像一个走错了教室的学生，逐步被讲台上老师博大精深的知识征服了。在半个世纪中，我曾聆听过一些哲学大师的讲课，也阅读过一些哲学名著，可似懂非懂。应该说，我是个蹩脚的学生。在哲学的海洋里，我至今仍然是在深不及膝的浅水中试步而已。

我的老家江西鄱阳，是鄱阳湖滨的一个小县城。旧称鄱阳，后改为波阳，现又改回鄱阳。江西自宋代以后出过一些名人。就拿我们那个不起眼的县来说，宋代著名词家姜夔和洪迈兄弟给它增添了不少光彩。尽管如此，解放前我的家乡仍然是穷乡僻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哲学”这个词。

我的家，是一个普通商人的家。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也可以说是陈氏家族最早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在鄱阳湖的风浪里以捕鱼为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诗人眼中的鄱阳湖，可对渔民来说，无风三尺浪，葬身鱼腹的危险使他们对鄱阳湖敬畏如神。我父亲从小在渔行里当学徒，后来挣扎到自己当渔行老板的地位。我从小见到的是鱼、渔民、剖鱼的女工、腌鱼的师傅，闻惯了鱼腥气和卤水味。我们家与书无缘，与哲学更无缘，

我父亲曾幻想我能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我和所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浓厚的士大夫气味，瞧不起商人，视之为“市侩”，认为最荣耀的还是读书。

在中学读书时，语文老师偏爱我，可数学老师对我头痛。数学能及格就是伟大胜利。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最美的梦是当作家。在昏暗的豆油灯下读唐诗宋词，是我最大的乐趣。

1950年考大学，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我。复旦大学是历史系，南昌大学是文史系。复旦的录取在先，而且对从小生活在小县城的我来说，还是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我最终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历史，虽然文学的吸引力更大些。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1953年来北京，一直生活至今。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三月风光，时常勾起我的思乡之情，但我已习惯了北方的风沙和严寒。

我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的。专业可以指定，现在的年轻人不易理解，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原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秀林是山西大学教育系的，都在哲学班学习。我们班（1953—1956年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是原来学哲学的。可是毕业后，不少同志在哲学领域作出了贡献。就哲学专业来说，我们是旧式婚姻：先结婚，后恋爱。在分配到哲学专业以后，逐步培养起对哲学的感情。

我们那年（1953年）招的研究生特别多，过千。不是导师制，而是研究班。学员主要是从全国来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一些调干生。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姐徐鸿就是来自延安，是个“三八式”。最小的是福州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李月英，我们管她叫“小麻雀”，前些年在福州逝世。

我们的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还有其他理论课，如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我们也学点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都是一些入门的、普及性的知识，但对我们学哲学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哲学课开始是苏联专家教的。先后听过几个专家的课，但大部分哲学原理课还是肖前老师讲的。那时，肖老师风华正茂，还不到30岁，但讲课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三年研究生班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抠了几本经典著作。尽管当时理解并不深，但总算打下了一点基础。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对这些基本理论和原著的学习的确是终生受益。

我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我也喜欢读点老庄，特别是庄子赋哲理于寓言、文采斐然、构思奇突的文章令我沉醉，但我更喜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那深刻的真理，警句式的格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令我信服。后来也陆续读过一些西方哲学家们的著作，尽管其中不乏思想的闪光，但我觉得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只是大大小小的土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巍峨的大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哲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得多，受益最深。它们教会我如何思维，如何写文章。我始终记着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家那段著名的话，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们文风晦涩艰深，难以读懂；它们那种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像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他在念些什么。他的这一批判性思想是我一生

从事哲学工作的指导。我一贯反对纯哲学思辨，只在概念上兜圈子，无论是文章还是专著，总要让人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谁也看不懂的哲学文章，除了哲学圈子里的人以外是很难流传的。我们不是活在康德、黑格尔的时代。看不懂的文章就是好文章，这是吓人的话，对于面对群众面对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不能成立的。

1956年从研究班毕业以后，我留在哲学系工作。那年哲学系刚建系。1964年，人民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调到所里工作。从我毕业到粉碎“四人帮”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真正坐下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写的东西也不多。真正做点学问，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是侧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70年代末开始，我逐步把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

这个转轨并不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来就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立、发展的过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结晶。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经历创立、发展、成熟的过程，也不可能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出现。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过是以历史形态出现的原理，即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原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范畴和原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包含着自己的历史。在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深感熟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此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经典著作稍微用过一点力，连眼前这一点小小的成绩都很难达到。

我之所以转向哲学史，是我对国际和当时国内的思潮有点看法。

我感到在国内有些人竭力鼓吹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及片面理解异化理论，明显曲解了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历程。不从历史着手，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刊在《哲学研究》上的《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流行的用抽象人道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感谢《哲学研究》的编辑同志，在我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敢于发表我的文章。接着我又写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对抽象人道主义进行了抨击。我说：“人性的复归是美好的文学语言，糟糕的哲学语言”，“尽管抽象人道主义的温言暖语能给心灵带来暂时的慰藉，但不见得是增强肌体、愈合创伤的良药”。后一句话，是我对有人以“文革”十年为依据宣扬抽象人道主义而说的。“文革”十年中惨无人道的不法行为应该批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肯定，但抽象人道主义绝不是疗病济世的良方。我们应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文革”十年进行历史的反思。

不久，我和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那是1983年1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前。在这本书中，我们对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诸如人道主义、异化等，都表达了我们的看法。我们不同意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应该允许争鸣。一个知道什么叫棍子的人是不会随便打棍子的。但坚持真理并不是打棍子。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抽象地宣扬“人是出发点和归宿”之类的观点保持沉默，倒是应该打屁股（不是打别人的屁股，而是打自己的屁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又写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1987年我出版了《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本书突破了早期范围，

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较系统、完整的探讨。我把这本研究马克思历史观的书取名为“走向历史的深处”，是有所感而发的。一些学者把文化心理结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作为历史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语言跨向唯心主义历史观。我在这里着重探讨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在我看来，主体性、自我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对于理解历史非常重要，但仍然是属于历史活动的表层，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要解决的，正是表层后面深层的东西——揭示决定文化和人的意识的深层结构，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社会规律的形成和实现当然离不开主体的活动，它是在人们的活动中形成的关于客观关系的规律。但社会发展的趋向并不决定于人的意志，相反是在众多的意志相互排斥冲突中形成的一种合力作用。我们应该把规律的逻辑表述和客观规律区分开来。科学规律是纯粹的一义的，而客观规律则是在一连串偶然性和各种偏差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最深层的东西。

1989年，我与我的两位学生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1990年8月出版了《被肢解的马克思》。《被肢解的马克思》这本书我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既是本理论著作，又是本历史著作，对当代西方各种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我的几个学生协助我共同完成了这个工作。

在此之前，1982年，我与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它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1988年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出版了，这本书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着重的是历史考察，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则着重的是理论的论述。

我历来主张搞哲学的不能太狭窄，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当年如果不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不探讨社会主义的问题，仅仅停留在纯哲学的范围，那至多是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绝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然由于精力、才能和经历的局限，我们的研究面不可能很宽，但尽量自觉地意识到这个缺点，有机会翻翻专业以外的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是大有好处的。

我到晚年逐步意识到我离生活太远，离群众太远。我对我所论述的东西并不太了解。我离哲学太远，或者说哲学离我太远。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扎根于自己的灵魂深处，是自己最有深切体会和认识的东西。可我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书本上的资料，缺少个人的体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观及其形成的实际历史过程，或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等，这都是世界性的难题。人们都知道写小说、搞文艺强调要深入生活，要有生活积累，难道哲学家就有权写自己一无所知仅仅从书本上看到读到的东西吗？哲学能不能有另外一种写法，写自己稍微熟悉的在实际生活中摸得着的、有真情实感的东西？我想可以。于是我尝试写短的、自己有点真实感受的、不是大块头的东西，于是出版了《漫步遐思》和《静园夜语》两本书。到晚年，我自己的哲学思路和文风都有点改变。

理论研究当然是重要的，大块文章也有必要，问题是不能空。人的阅历和知识都有限，要对自己所写所论的东西都有深切了解，都看过见过或接触过不太可能。但至少哲学不要陷于空谈，要对所论之事所论之理确有体悟，才能谈得深点透点，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而已。因此，两眼盯住书本，从文献夹缝中寻找问题，不如面对现实。现实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我们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

使命。这虽然很难，但可以有出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中国当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远比没有研究历史偏要写论东方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文化也从未接触西方文化偏要写中西文化比较之类的文章要实在一些。我对年纪轻轻就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新的哲学体系的行为，总想大叫一声“不要走这条路”。我年轻时也做过这个梦，这是个不能实现的理论“狂想症”。

目
录

1	前言	811
1	我与哲学	151
1	上编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78
3	处在世纪转换中的马克思主义	123
19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	171
36	做马克思主义圣火的传播者	181
	——兼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判断的两个层次	
48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课题	101
66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103
81	毫不动摇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11
93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111
	——论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多种思想并存问题——	
111	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11

目 录



118	实践“三个代表”的两个理论问题	言萌	1
127	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李普	1
138	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纪念马克思逝世 120 周年	滕士	1
153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以人为本”		3
171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01
18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08
201	下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		84
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00
218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	18
23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与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	30
	——兼谈哲学的冷与热	《马克思主义哲学》	
246	重视人文科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	111